

新视野译丛



健康与疾病

—— 不同的图像

〔美〕桑德·L·吉尔曼 著 庄欣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健康与疾病

——不同的图像

〔美〕桑德·L·吉尔曼 著 庄欣 译

山东齐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健康与疾病: 不同的图像 / (美) 桑德·L·吉尔曼著; 庄欣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713-592-0

I. 健… II. ①桑…②庄… III. 医学史—研究—世界—图解
IV. R-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706 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15-2006-024 号

Health and Illness: Images of Difference by Sander L. Gilma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1995

Copyright © Sander L. Gilman, 1995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4 印张 91 幅图 1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医学史研究

“新视野译丛”出版前言

“小而美”的视角

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变化之大，领域之广，皆为世界所瞩目。发生在出版业领域的变化更是如此，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一个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国内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多，学术价值和文化含量很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图书在为国内读者提供新颖观点、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国内出版社实施“走出去”文化战略有了参照物。

山东画报出版社自1993年建社之初，就致力于传播先进文化，在学术图书引进出版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和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剑桥插图系列”为代表的引进版图书品牌，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此次推出的“新视野译丛”主要收录的是一些国外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学术观点新颖、领域涵盖面广、图文并茂的“小而美”的书。诚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在其著作《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所说的“小即是美，任何东西都要适合于人的规模”，书也一样，篇幅不一定要大，有内涵、有价值才是主要的。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满足这些小的特定的需求，正是这套译丛的宗旨所在。

“小而美”的视角，不断呈现。

目 录

- 一 图像选择与医学史写作 /1
 - 图解医学史著作的类型 /1
 - 图解医学史编撰的历史 /13
- 二 考察疯狂：精神病图像及其同时并存的多重含义 /27
- 三 丑陋与美丽：性医学文化中的跨文化标准和定义 /47
- 四 歌剧院幽灵的鼻子 /65
- 五 马克·吐温与圣地歇斯底里症 /93
 - 吐温的世界 /93
 - 犹太人病了 /109
 - 吐温如何看待患病的犹太人 /114
- 六 美丽的形体和艾滋病：
 - 20 世纪末处于危险中的形体图像 /119
 - 美丽健康的形体吗 /119
 - 身处感染危险之中的人体 /126
 -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体 /152
 - 艾滋病图像中的死亡和垂死 /165

目录

七 结论 /181

参考书目 /195

鸣谢 /205

图片鸣谢 /206

索引 /207

一 图像选择与医学史写作

图解医学史著作的类型

作为一本描述疾病与健康的书，开篇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图画、照片以及其他各种形象化的资料，在编写医学史的过程中，依然像晚娘养的孩子似的被忽略了。其实，本书（包括我的其他著作）就是对该问题的一种解答。但是，图像应用问题是个麻烦的问题，令人焦虑，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解释。的确，在编写医学史的过程中，看起来有大量的带有插图的医学史料，足以令人承认图像的重要性；然而，作为医学史料的一部分，图像的功能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怎样解释医学史家在此图像应用问题上的焦虑心态呢？

最近，牛津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爾沿着各种不同观点的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诸如迈克尔·巴克森代尔、欧文·拉文、彼得·派瑞特、西奥多·K·拉布和西蒙·斯坎摩的思路，再次提出文化史家为何使用图像以及怎样使用图像这一重要问题。¹这一质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上一代思维活跃的历史学家——诸如彼得·盖依著作中显然令人忧虑的图像诠释问题而提出的。²

显而易见，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已经运用图像资料编写历史著作了。哈斯克爾引用阿纳尔德·默明格利安诺的成果，把这些作者分为“历史学家”和“古文物收集者”。前者的著作由精心编织的故事构成；而后者的著作则是搜集往事，

加以编目整理。其中，许多著作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图像。³哈斯克爾从叙事的原本立场出发，清楚地表达了重新解读这些图像的必要性，一再指出图像的误用或曲解将会导致与它们的正确含义相悖的危险。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深深根植于哈斯克爾对自己事业的认识之中的，是这样一個图像观念：任何图像都具有一种客观真实性，以此对抗错误的诠释。⁴当然，这种观念影响他对历史学家业已赋予图像的功能的分析。在把每一幅图像的诠释（真的或假的，对的或错的）视作诠释链条的一个环节来审视的过程中，每一幅图像都影响甚至改变着后面的诠释。在此问题上，哈斯克爾歪曲了融入其中的当代人的历史认识与图像直观表现出的历史含义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视觉性的原始资料的真实含义问题，困扰着今人对它们的使用。如果“正确”诠释的话，这些图像提供的是一扇通向历史的窗口呢，抑或只是历史学家把自己时代对视觉文化的理解融入其中而重新建构的历史？

约翰·赫伊津哈是终结哈斯克爾的名人，即便在其作品问世之后，使用或不使用甚或错误地使用视觉性原始资料，仍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视觉性原始资料重复使用引起的。对此，哈斯克爾有着清醒的认识。各种形式的视觉性资料是文化史料的一部分，忽视它们或者错误地使用它们意味着违背了把“文化的历史”撰写为公共领域的文化史的设想。这意味着，无论被狭义地视作“高级艺术品”，还是被广义地理解为“人类产品”，视觉性资料在文化诠释中都具有内在的实质性的意义。

在医学史编写上，把视觉性的原始资料看作一种分析视觉文化的资源，并没有受到一般性的指责。因为医学视觉文化无论在狭义的范围內被看作“艺术品、艺术家与医学”研究，还是在广义上被视作所有的“医学视觉文化”的组合，都没有被看作是医学史料本身所固有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视觉艺术在医学史的传统定义中仅仅处于辅助性地位。哈斯克爾在其著作的序言中介绍他书中批评的“某些伟大的历史学家没有充分重视图像艺术……却旗

帜鲜明地批评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以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对待图像艺术”这一核心问题时，讽刺地概述了图像艺术的这种边缘性。他说道：“人们并不指望医学史家能够治疗胃痛，那么，一个掌握了独特方法的历史学家解决应用这一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应该是必需的吧？……下面几章的目标，就是探究历史学家自何时开始、以怎样的方式利用历史图像来体验历史——至少是历史的感觉，并将探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缘由。”根据哈斯克尔的逻辑，医学史家不是医师，也同样不是文史学家。但是，在我看来，医学史家恰恰就是文史学家，并且医学文化如同其他现代文史研究一样也涉及视觉文化。如此以来，在医学史研究中对图像应用的忧虑，就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哈斯克尔的问题，是视觉图像的应用与滥用的问题；同样，它也是任何医学史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哈斯克尔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涉及医学视觉文化，但是，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相学者吉欧万·文森阻·黛拉·波特和18世纪的约翰·卡斯帕·拉沃特以及19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各布·伯尔克哈特对相貌和性格的关系的研究颇感兴趣。哈斯克尔的论述并未明确一个事实，即黛拉·波特与拉沃特的理论是根植于医学模式中的，这种模式详细论述了肉体和心理（至少是性格）的病理学问题。该病理学是以希波克拉底的证候学为前提的，这在哈斯克尔的讨论中并没有突出的体现。究其原因，在于在编写医学史的过程中，医学史家令医学视觉文化变得模糊起来。当我们致力于医学史的视觉资料应用模式的研究时，可以发现四种相互重叠的图像应用的类型。图像应用的类型的划分，在历史学家与古文物收集者之间的鸿沟之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重新审视图解医学史或者那些运用了视觉图像的医学史，可以发现，对于医学史家来说，视觉图像的四种主要功能可以精确地划分出“古文物收集者”与医学“历史学家”之间的界限。古文物研究者把它们作为例证和真实世界的客观表现；而医学历史学家则把它们视作文献，视作步入有关健康、疾病和人体的文化殿堂之门的载

体，以揭示传统视觉表现方式中有关疾病与健康的视觉语言。图像的这些功能在应用中以多种方式交叠在一起。这种图像功能的划分，是在医学史编撰中的分类方式，相对于一般历史的编撰而言，绝不是唯一的。依据哈斯克尔的观点，对于20世纪末大多数医学史家来说，注意到视觉图像是一种未曾接触的原始资料，是很重要的。不同于哈斯克尔的文史家，可能知道视觉图像的存在，却做出了弃之不用的选择，而某些医学史家甚至在视觉资料能够直截了当地佐证他们的论点时，也倾向于避免采用。由此可见，图像应用的类型划分，反映出医学史家在撰写健康与疾的历史时在图像应用上的局限性，而不是其广度。

在本书中，我将把“病态”这一术语用作一个开放的范畴。我主要用它来描述身体与精神的某些状态——这些状态由于破坏身心的稳定性，危及生命，且具有慢性病的性质，而在西方文化中被理解为病态的和“危险的”。“病态”是一种跟社会生活相关联的概念，总是为我们理解“疾病”提供大致的轮廓。这两个术语，尽管出于探讨的需要，我们在论述中使之区别开来——也能够区别开来，但它们的内涵依然是相互交叠的。“病态”绝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总是涉及“疾病”的社会性诠释。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尚不明了，它可能是身体的，也可能是心理的，而常见的实际病例常常有着两者综合的原因和症状。

在多数传统的插图本医学史中，“病态”通过图像而被了解，尽管这些图像只是用作简单的图解。这是撰写医学史时最常见的图像应用的方式。谁不喜欢打开这类摆设于咖啡桌上的精致的图书呢？从费利克斯·马丁·伊贝菲茨广为传阅的《图解医学史》——首次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专门针对医生的《医学博士》杂志，到最新出版的用插图来包装的《现代医学故事》，这些图书好像把图像作为填充物。⁵ 马丁·伊贝菲茨的目标是“把美和浪漫带给医学，并且使医学实践成为史诗般的冒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意识到以伟大医师的传奇鼓舞医生……使他能够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他周围的世界，

并且以一个普通人的目光看待医学界，是非常必要的。”对他来说，“在叙述性文章中，插图表现出来的事物的特征是鲜明的，描绘的事件和人物是生动的——而非死气沉沉，展示的历史丰碑不是尘封的寂死的废墟，而是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医生的生动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生动表现的主张，无须做过多的解释：“借助文字和图像、古老的肖像学和现代摄影技术，尤其是著名画家为本书绘制的历史性场景的魅力，在丰富多彩的历史背景下，再现萨满巫师、古波斯祭祀、哲学家、伊斯兰学者、医师、研究者、教师、太空医生这样一个壮观的队伍——他们抗拒偏见、无知、犯罪和灾祸，帮助病患中的人们。”马丁·伊贝菲茨的著作及其对图解资料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克西姆·莱格耐尔·勒瓦斯汀(1946)主编的厚厚的三卷《插图本法兰西医学史》，该书和马丁的著作在认识论上有相似之处。⁶

此后，插图本历史著作似乎就是把这种图解作为权威的运用插图的方式，来展示医学的历史进程。的确，随后不久，马丁·伊贝菲茨至少有一本图解医学史和奥利弗·温德尔·赫尔姆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著作一并被誉为“医生作家”的优秀文化著作的典范。⁷编撰这类医学史著作的目的，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诚如鹿特丹外科学教授赫柔·范·尤克在给杜恩和萨克利夫的著作写的前言中所说：“这本书，为我们医学界正在评价历史的同仁们提供了客观事实；同时，为普通读者，也为医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娱乐。”⁸借助于图像和图注传达信息的实证性质，某些带有插图的历史著作逐字逐句地否定了过去对于历史的诠释。卡迈克尔和拉特赞汇编了医学史选萃，并且附上相应时代的图像。⁹自古埃及起至20世纪晚期，这类著述从纯粹的医学著作发展为文化著作甚或文学作品；这类图像本身则从医学图解领域发展到高雅艺术领域。对此，一篇文章明确地阐明了意图：“所有图像和图注提供的证据，可靠地证实了医学由巫术和神话发展成为科学思维的进程。”在这篇文章中，图像作为历史状态和背景的形象再现而存在，没有任何主

观的分析。

这些医学史中的图像象征着通往医学界的窗口,能够使读者穿越时空,观察到多个世纪以来医师们的工作。医学史中存在大量的图像,很明显,它们是针对大众阅读(或者用一个更好的词——观看)市场的。¹⁰在精神病学史与心理学史领域,第一本有关这种疾病的英文的图解史就是这样的,它是1969年由罗班克和托马斯·基兰斯编写而成的。¹¹图解护理史也是如此。¹²就像古文物研究者发现了历史的残迹一样,所有的这些研究“发现”了图像,并且把它们传播开来。

这类具有古文物研究价值的图像作为进入医学界的窗口,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那时,反映疾病领域畸形面貌的图解类畅销书所选用的图像,延续着诸如展示孪生连体婴儿或者罕见的肿瘤等医学领域的畸形现象的近代海报的传统(这类传统并没有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死亡而结束。纽曼1988年出版的医学艺术手册珍藏本,是对畸形和怪异症状的收集,明显延续了这一思路¹³)。就像他们那样,针对每一幅图像的画面,其标题或者正文的评述似乎仅仅是用过去习惯了的语言复述其内容。所有这些图像,暗示着观察者(无论是医生、病人,还是潜在的病人)与被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依据自古至今的发展,依据病理或者身体畸形的演变,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距离。所有这种距离,都能够从图像的标题中感受到。确实,至少有一本这类历史读物提及标题作为注释的原始资料的重要性。¹⁴幻想是对往昔的连续的凝视,它详细说明了观察者独断自信或者受到蒙蔽的状态;然而,它仍然是非同寻常的,能够在图解历史书和图像中被发现。没有比吉姆·哈特的公开版权的有着“4800幅雕刻图”的手册能更好体现这一情况的了。该书取材于19世纪的医学资料,书中一页页的图像呈现的是一幅幅医学古文物研究的图像。该书的目的,是“通过详细探索所有医学主要研究领域及其许多辅助性相关学科,重现昔日的医学世界……对于医生、护士、医学和解剖学学生、健康相关领域中的人们、艺术家、设计师、历史

学家、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好者及任何对人类奋斗历程感兴趣的人们，该书是最基本的图像参考资料”。结果，该书成了不带任何评注的图像手册，成了用来提供有关“畸形的、病理的”材料的西洋景。¹⁵一般认为，其性质迥异于那些主观的观察者。

20世纪图解传统的延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呈现疾病和健康“无中介”（即不加说明）的表现，昔日奇特的医疗实践可以通过肖像画中的“伟人”——过去的医学革新者，而为读者所了解。在所有这些史诗般的历史读物中，通过阅览图片可以感受医学的进步。我们这些非专业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对这些图像的观察而理解在医学上“我们走了多远”。至于对当代医学的审视，例如斯摩兰所著的审视医学实践现状的专题图片故事，是以当代医学能力的高水平为基本前提的，与虽未亲见却显然想象得并不充分的往昔的医疗实践形成了对比。插图未经明确的分析，反倒为读者权衡现实的医学变革提供了图像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在这种模式中，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图像的应用，依赖于患者的不断改善的医疗状况。

作为插图，各种类型的图像的这种初步的运用，甚至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显而易见，选择或者编辑材料来“讲述一个故事”，并把图像插入这种结构中去，是让图像削足适履。在这类图像应用的过程中，往往是图像隐含的意思未及阐明便告终止。假设叙述的故事是完整的而非局部的（就像所有叙事所必需的那样），并且图像提供了直接进入表现故事本质的途径，那么，无论如何，这类图说历史读物是使用了一种认识论——即设想图像和某些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外在于史学家和读者的客观关系。

在医学史编撰过程中，图像这扇通向过去的未加诠释的“窗口”与图像的第二种功能的认识论基础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哈特工作轻率的一面。在此，机械的再现是致命的。把图像用作插图的人，使用所有类型的影像——从希腊神殿的塑像到安德鲁·沃赫尔的绘画——以阐明医学的进步。对此，他们丝毫没有觉得于心不安。因而，赫尔摩特·沃格特在他撰写的《医患关系史》（1984）中，使用

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视觉资料，却颇有良心地避免使用照片。¹⁶其目的在于辑录古文物研究者的图像，并展示现代漫画对医患关系所持的态度。在当代的历史资料的使用方法中，机械再现的古老形态，比如对20世纪末的观察者而言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的雕版图或者平面画，必须让位于照片——这一通向昔日实景的真正的窗口。就像约珥·彼得·威特肯在《历史上的医学照片选萃》一书的“导言”中所写的那样：

画家和雕刻家的作品，不管其内容如何，最终必然作为想象的产物而被带到大众面前。仅仅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拥有了我们称之为摄影术的永恒的记忆之镜——一种前所未有的最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方法……照相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别人眼中的我们——受伤的、失恋的、丑陋的、甚至死亡的我们自己的手段。在探索人类最高成就的进程中，这些照片是令人振奋的贡献，能够无私地帮助他人弥合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根除所有的疾病——无论是个人病理的，抑或是社会的。¹⁷

自从19世纪中叶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照片是现实的再现的幼稚的判断，人们就对照片产生了一种拔高了的认识——照片具有真实的“证据”的价值，即是说，它为你展示的是事物在过去真实存在的情形。¹⁸在这里，照片不是现实的指针，而是引导读者打开历史真实的窗口。

对于这种观点的一种抗辩，是照片发挥着有力表现现实世界的作用，正如福克斯和劳伦斯在其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医学照片的著作（1988）中所考察的那样。¹⁹他们拒绝接受早期的观点——“照片，不像手绘的图画，它总是复制并定格瞬间的事实”，认为照片“使图像的创作和复制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便宜了，而在摄影术出现之前多少个世纪里这种图像都是艺术家手工绘制的”。对于福克斯和劳伦斯来说，照片成了当代审美习俗的表现方式。他们强调照片在19

世纪和20世纪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角色与社会习俗之间的模拟关系。这些照片并没有展示生活的原貌,而是笼统地展示了医学界惯常的、无形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虽然强调照片并不是细节(比如服装或者腰品)资料整理所特有的资源,却倾向于把照片视作医学在社会中自我表现的特有资料。当福克斯和劳伦斯意识到照片延续了其他视觉表现形式的传统时,鉴于照片在普通视觉文化中表现出的特性,他们认为照片达到了模拟的较高水准。

在图解历史的书中,图像和事实是一体的;插图作为历史学家的论点的证据,佐证正文的论点。在这些图像中,历史学家告诉读者:你可以了解到我所陈述的事实,就像你拥有进入真实历史的客观窗口一样。但是,历史学家进一步让我们知晓,这些图像本身也拥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医学图像理论进入到医学教科书、特别是精神病学教科书的图像应用中来,从而增加了教科书历史内涵。在此情况下,图像应该成为观察客观真实的一种手段,哪怕它表现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如精神沮丧等,亦应如此²⁰。这些图像的标题全都服务于其画面,并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其含义上来——这种含义,乍看之下往往不易发觉。现在,这些图像不仅是对业已消失的世界的图解,而且是历史学家如实推想的真实世界的局部再现。这种医学研究上的好古癖,附和着古文物研究者的主张,即这些视觉资料是往昔事实的模糊的片段。

医学史家以一种更加自觉的方式应用图像。这样,在撰写疾病与健康的历史过程中,图像应用的第三种模式强调艺术形式本身和艺术作品内在的精神传统。在这种模式中,再现的不单是医学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外部真相,更重要的是再现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规则。这些研究并非经常明确地贴着历史表现方法的标签;事实上,它们看上去只不过再现了医学实践的历史。仔细考察,发现它们更倾向于表现医学史内在的本质。在这类研究中,图像是否充分揭示了医学的理念或者实际的医学实践并不是重点,图像应用的方法——它的专业用语——才是研究的中心。对此,桑顿和里夫

斯简明地概括为“图解医学书籍的发展史为可利用的素材和技术所支配”。²¹ 罗伯特·赫伦哥在其关于医学插图史的著作中也强调了医学图像的独立性和技术性等专业用语。²² 法国权威在此专题的研究中也持类似的观点。²³ 一般认为,医学图像是从西方具象派艺术的普通图像中分离出来的,而具象派艺术的普通图像则遵循了19世纪中叶路德维格·周兰特在其关于解剖学插图及其与高等艺术之关系史中所提出的指导方针。²⁴ 在当代医学史家期望借助于当代抽象艺术来研究图像潜在的主观状态时,问题再一次出现了。这类关于医学和艺术的研究,即使所研究的文化中包括了非西方图像传统的内容,²⁵ 也很少超出图像对疾病和康复的模拟表现的范围。弗朗西斯·哈斯克指出,即便是半具象派艺术也能够并且正在为文史家作为原始资料而利用。但是,医学史研究对具象派艺术(艺术提供了类似于生活经验的可辨认的视觉图像)的依赖,导致了自身发展的障碍。

医学主题表现方法的研究,特别是高等艺术中精神病学主题表现方法的研究,与医学图像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多数的这类研究考察了高等艺术中有重要医学意义的主题,并以此作为考察表现这一主题的特殊图像的方法。尽管人们常常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类图像表现的是不是“进步的”医学乃至“真实的”医学实践。重要的是图像的语言。在此,图像背后的事实与传统的表现方法相关。标题常常被用来指明特殊的含义或者提供图像间的联系。²⁶ 很少有人把独立的医学图像作为从艺术和历史的图像中分离出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它的有限的传统主张。²⁷ 对特定的艺术家与特殊的医学主题之关系的特殊研究,同样强调艺术和历史的图像的传统。²⁸

来自高等艺术领域的与这类历史研究相似的是通俗的医学漫画史。²⁹ 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其他诸如政治背景中的医学的表现方法。图像作为进入医学界的窗口,人们对其真实性未作任何要求。在此,强调的是医学图像作为图像的内部语言的用法。确切地

说,艺术作品体裁的选择(如漫画与看得见的可讽刺之事的联系)和图像设计的方式(如夸张)作为医学图像的特殊的表现方法,是这些研究的中心所在。

在撰写医学史时,运用视觉素材的第四种模式是使图像自身成为对疾病、健康和人体进行文化诠释的主题。在这里,图像作为反映本质的镜子,由任何特定的关于疾病和健康的文化诠释而形成,并由其本质构成了图像自身的概念。仅仅在最近,最好的医学社会学家,如查尔斯·罗森伯格,逐步理解了疾病既作为演员又作为背景的戏剧性的作用。³⁰在我所进行的关于精神疾病和肉体疾病的视觉表现方式的研究中,我论证了疾病的表现方式和疾病的文化诠释之间密切的关系。³¹这绝没有破坏疾病(包括精神疾病)的真实性,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了图像所具有的专业语言的功能。一个人通过考察事物不同的表现方式,能够接近想象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这些是“真实的”文化诠释,不仅影响了那些创作图像以描绘并因而影响世界的人,也影响了那些身为图像的表现对象的人。病人和医生都是文化诠释体系的一部分。的确,人们也许会谈及表现方式的封闭性体系,它由医生-病人这一配对模式所规定的所有社会角色的需求而形成。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品已经陆续问世,关于精神病的图像的有乔治·戴迪·休伯曼德著作(1982)和伊莱恩·索瓦特(1985)的著作,以肉体为主题的有迈克尔·弗里德的著作(1987)、勒德米拉·乔丹努沃的著作(1989)和芭芭拉·斯塔福德(1992)的著作。³²近来,凯西·纽曼已经将这种体系应用于有关美国内战中受伤士兵的图像的研究,并发展了对于反映痛苦的身体的艺术品的综合诠释。³³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历史学家的工作,那种看不见的文化诠释的成分在这些图像中都变得清晰可见。因此,我们作为读者,通过图像见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真实,而是主观的或者主客观交融的真实。

一个更深层次的范畴与作为对疾病的文化诠释的表现方式的图像密切相关,那就是历史学家对反映精神疾病的视觉作品的传统的